

漢書門			
四	四	三	三
〇	七	五	〇
類	號	函	架

內閣文庫	
漢	四〇
函	八〇
架	冊
番號	漢 4407
冊數	30 ( 14 )
函號	280 20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晉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樓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陸機

孫拯弟雲弟 從父兄喜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雷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

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  
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  
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  
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  
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  
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訪蒸禮皇祖于時雲興  
之將帶州焱起之師跨邑哮鬪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  
合雖兵以義動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  
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  
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覽遺老與之

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  
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  
名賢而張公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  
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  
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  
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  
歸舊物戎車旣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  
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敵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  
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  
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

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  
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爲股  
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  
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  
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  
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  
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  
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  
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  
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  
羽檄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旅武步原隰謨臣盈室武  
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  
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  
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  
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  
績困而後濟絕命未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  
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斲財匱而  
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  
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苞百越之地  
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

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焱而奮  
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  
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  
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輜軒騁於南  
荒衝軻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  
而帝業固矣大皇旣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  
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  
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  
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

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旣喪然後黔首有  
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  
而發卒散於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  
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  
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  
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  
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  
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  
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  
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

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  
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獻達懿度弘遠矣其  
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冊  
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  
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  
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  
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  
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  
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  
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躅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  
育凌統之孤登壇忼愾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  
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  
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  
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興  
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  
修雖釀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  
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  
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  
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  
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脩定策守常險則可

以長世末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轡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枝以就所屈卽荆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速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旂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

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

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股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大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雋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萑蕩未有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挺志默然旣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



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  
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  
儉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  
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  
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  
愛之旣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  
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  
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  
因以爲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  
負其本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旣矜功自伐受爵不  
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  
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篤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  
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  
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颺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  
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  
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人  
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本  
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歷觀今古微一時  
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  
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

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  
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  
惡辱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  
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衺服荷戟  
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况乎世主制  
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與利不足以  
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  
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sub>レ</sub>久堪是以君爽怏怏不悅  
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  
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sub>レ</sub>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

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  
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  
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  
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  
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  
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  
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  
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  
謀已則申宮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  
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

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盱謂足以夸世笑  
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聞成敗之  
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  
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  
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  
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  
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  
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  
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  
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而彼  
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嶽  
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爲賦焉  
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  
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  
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  
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  
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  
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  
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  
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

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成之業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  
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存乎利人故  
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  
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已得與之同憂  
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遠則  
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  
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  
平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  
暴故疆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

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賴羣后之圖身  
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替獲又蓋  
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  
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  
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  
邁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  
公旦日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  
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  
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  
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

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與  
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  
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  
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  
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  
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  
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  
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  
之令王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  
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

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  
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  
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  
亂是以諸侯咀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  
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  
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  
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  
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  
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  
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

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  
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與王室  
放命者七臣十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  
邑征鼙震於闔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  
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  
晉鄭豈若二漢階闈暫擾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九服  
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  
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  
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  
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人變節以

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  
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  
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  
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  
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  
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  
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  
代有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  
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  
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政郡縣之長爲吏

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人良  
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  
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  
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  
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  
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  
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  
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  
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旣感全  
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

身焉穎以機叅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  
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  
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  
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  
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  
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  
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  
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  
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  
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

君聞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幟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帻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六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



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  
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  
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  
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  
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  
二百餘篇並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郡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  
孫皓世待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  
令有稱績機旣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  
不變辭門生曹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  
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  
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  
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  
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  
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  
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  
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縑經上船  
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  
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

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  
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  
雲龍騃騃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  
大笑刺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  
也俄而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  
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  
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  
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  
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  
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  
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  
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  
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卽位  
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  
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  
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眾庶歎  
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  
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  
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  
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

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迂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疎聞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取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

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  
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  
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祕宮披金滕於玄夏  
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  
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覲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  
隱寶淪虛藏器聚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  
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摺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太清  
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  
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  
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sub>出</sub><sub>出</sub>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

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  
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入爲尚書郎  
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  
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問誅轉大將軍  
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  
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  
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  
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  
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  
高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

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  
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  
天下知誠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  
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  
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秦平之  
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  
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  
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  
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  
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  
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  
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  
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  
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  
請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申護軍趙浚赦  
其子驥驥詣明公而擊趙卽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  
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  
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  
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人催令殺

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舅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脩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少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聞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僞望悲豈一人其爲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名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爲自叙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

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責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僞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土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脩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勅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定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

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弈葉將相連華而機  
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  
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  
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  
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陵雲  
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  
以功名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  
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安居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  
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  
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  
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  
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  
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  
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  
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  
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  
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  
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誅隆不祥殃及  
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  
人事乎



晉書卷五十四終

晉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夏侯湛

弟淳

淳子丞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

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基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迴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躐於四極之外今迺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各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褻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

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  
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  
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脩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  
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僕也  
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  
大夫之列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  
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  
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  
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  
所置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  
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  
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  
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羣班之  
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  
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  
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  
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  
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  
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

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  
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  
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  
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  
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  
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  
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  
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煙彌  
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  
覽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  
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  
志乎澗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  
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  
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  
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  
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  
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  
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  
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  
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

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樞管仲蹉窳晏嬰遠升鼎湖近超太平方將保重晉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乞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與牛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躡躡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縶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于成湯甯戚之迂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

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鈇刀不能入泥騏驥驪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鴛蹇不能邁敵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傅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楊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瑄謨摠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

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  
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  
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  
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  
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愨  
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  
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  
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  
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

隱劍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乃命世立言越用繼  
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  
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  
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  
姑惟乃用騁其末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  
席橐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  
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獻智奕世載  
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  
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  
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

豈唯予躬是懼寔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  
豈唯令跡是畏寔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  
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  
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齒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遑惟  
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  
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  
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  
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  
爲政叢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感予其望色思寬獄之  
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  
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祭姬敦穆于九族乃  
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  
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  
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  
琬乃沈毅篤固惟瑄厥清粹平理謨茂哉儁哲寅亮摠  
其弘蕭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  
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  
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  
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摠角以逮于弱  
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



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  
曾不知予知之道改惟冲于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  
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劔蕭而不厲厥  
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  
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脩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  
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  
而卑冲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  
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  
身不及於人不敢惶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瑄亦昌言  
瑄曰俞滋敬于已不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  
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  
心於虞湛曰俞摠亦昌言摠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  
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  
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  
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  
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歎  
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  
帝崩惠帝卽位以爲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  
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  
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

風詩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  
沒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  
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淳字孝冲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  
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叅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舉  
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  
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土師  
敗績敦悉誅滅異已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  
得免尋爲散騎常侍

潘岳

從子產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范琅邪  
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  
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  
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  
籍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  
人墳宮掌舍設柷青壇鬱其嶽立兮翠幕點以雲布結  
崇基之靈趾兮啓四塗之廣阡沃野墳腹膏壤平砥清  
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櫜服于縹輓  
兮緝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塵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

寮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  
兮接游車之麟麟微風生於輕幘兮織埃起乎朱輪森  
奉璋以偕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  
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閭闔洞啓參  
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種稂之種司農撰  
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政設門閭之蹕天子乃  
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綵燦金根照耀以烟晃  
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  
中黃擘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鳴鑿九旗揚旆  
瓊釵入葉雲罕馳藹簫管嘲啞以啾嘈兮鼓鞞砢礧以  
砰礧筍簋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  
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頰以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似  
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倚山顛也於是我皇乃降  
靈壇撫御耦游場深履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  
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裔長  
幼雜選以交集士女頌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摠髻  
躡踵側肩倚裳連襪黃塵爲之四合陽光爲之潛翳動  
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  
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  
自厲躬先然之而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

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人以  
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  
宜弗任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  
無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  
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險於逸欽哉欽  
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舜之  
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  
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  
酒嘉粟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  
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出靈也

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尠哉希矣逮我皇  
晉實光斯道儀刑乎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  
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  
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  
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  
籍其農其農三推萬國以祇禱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  
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  
思人力曾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  
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

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論  
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韜和嶠刺促不得休轉  
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  
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攤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  
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  
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  
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  
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寧舍於逆旅魏  
武皇帝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  
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充之固非聖世所  
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  
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  
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榻寫鞍皆有所懸又諸劫  
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家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  
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  
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  
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  
又兼星夜旣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逆逐路隅祇  
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復  
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

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  
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  
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懼心使客舍酒  
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顛顛之望請曹列上  
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  
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  
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  
琴頗屬文岳之爲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  
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  
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  
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  
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  
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  
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  
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  
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  
不能改旣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  
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  
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  
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

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遨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窳遽有道余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沂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逕度靈臺傑其高峙闡天文之祕奧覩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幕綠徽谿子巨黍

異秦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蠱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  
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回泉聿追  
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  
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  
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  
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  
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  
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而道  
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  
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

長楊映沼芳枳樹欒遊鱗澆滄菡萏敷披竹木蒨藹靈  
果叅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周文弱枝之棗  
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奈耀丹  
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梅杏郁棣之  
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  
蒜芋青荀紫薑薑薺甘旨蓼葵芬芳藁荷依陰時藿向  
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  
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  
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於是  
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頰鯉或



宴于林或楔于泥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  
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盃樂飲絲竹駢羅頓  
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  
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  
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  
初茆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  
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  
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  
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三族岳  
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  
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  
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  
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弟詵  
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  
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  
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  
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  
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  
居

尼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蒲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  
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  
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  
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  
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  
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  
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  
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  
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  
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  
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  
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  
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  
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  
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旣構危害  
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  
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  
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  
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劔  
頸之懼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

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鴛蹇希奔放之跡鈔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沓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頽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違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

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  
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  
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  
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  
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  
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  
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  
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遊  
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  
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

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  
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  
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  
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  
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  
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  
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  
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  
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  
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

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  
 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  
 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初應州辟  
 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歷高  
 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  
 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  
 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正殿實應  
 天縱生知之量微言與義發自聖問業終而禮達至一年  
 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一十四日  
 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  
 贊之敬乃埽壇為殿懸幕為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  
 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縉紳先生之徒  
 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  
 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壘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  
 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  
 美彌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直先王之徽典  
 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  
 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  
 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

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蕭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  
闐闐般辟俛仰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  
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  
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  
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  
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  
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  
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濺漬徽猷  
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  
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三元迭運五德  
代微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大  
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  
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承哉丕  
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  
日躋濬哲閔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  
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  
乃命學巨聖容穆穆侍講閭閻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  
幽窮曠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十日  
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  
聖百王攸希疊疊顏生好學無違日皇儲后體神合機

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乂鱗萃髦  
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  
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振  
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  
歌以九成莘莘胥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  
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矧乃  
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摘藻絲匪玄黃水罔方圓引之斯  
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  
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  
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  
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  
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廁身澡芳流  
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出爲宛令在任寬而不  
縱恤隱勤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  
郎爲乘輿箴其辭曰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  
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  
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  
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  
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  
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

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脩諸已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不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摠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當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



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  
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岱恒星之  
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  
同流玄黃錯峙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  
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未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  
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已降暨于夏殷或  
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  
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  
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  
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曰萬機業業兢

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  
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  
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飭玉杯  
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  
亦不該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不顯  
夫德輸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下  
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酒不式古訓而好  
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効載在先典匪  
淮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  
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

懷靡憚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  
荒馳逐不脩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  
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  
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  
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王者  
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  
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  
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  
易甘言美疢尠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  
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旣泰四族作姦周  
室旣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  
備又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少  
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  
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埽墳墓聞齊王  
罔起義乃赴許昌罔引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  
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  
末爲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  
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  
將沒携家屬東出城臯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  
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夔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涓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

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眇不敗績公孫旣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劔閣山焉載又爲權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脩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

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鴛  
蹩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  
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  
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  
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驚章甫於越也漢文帝  
見李廣而歎曰惜予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  
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  
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  
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  
乎青散繁霜繫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鞞下也白  
後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孱夫與  
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荆卿爭勇  
非彊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  
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  
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  
之時難爲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況夫  
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枉伏莫不飾小辯  
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  
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

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儁傑卓犖傲儻之徒直將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又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雋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祕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超世高蹈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驟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嶠軌出蒼垠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廻輪遂適沖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

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啣嘈張其前尋竹  
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飈發而回日飛礫起  
而灑天於是登絕巘愬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巖  
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  
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  
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懽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  
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濼短羽之栖翳蒼今將榮子以  
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  
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穀之瓠解疏屬之拘子  
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

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  
而孤生既乃瓊嶽層陵金岸岬岬右當風谷左臨雲谿  
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跣實之蹊搖則峻挺茗邈嶢嶢晞  
三春之溢露愬九秋之鳴飈霏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  
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雕於是構雲梯陟崢嶸翦  
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  
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  
風採奇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妙宮發葶收之變商若乃  
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  
徒流宕百雁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流若乃

追清哇赴嚴節奏淥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蕙英  
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竽瑟爲之僻標孀老爲之嗚咽  
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嘘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  
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蘭  
宮祕宇雕堂綺櫳雲屏爛軒瓊壁青葱應門八襲璇臺  
九重表以百常之闕闌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  
出中天翠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望玉  
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頽素煥爛粉棋嗟哦陰虬負  
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  
重殿疊起交綺對桴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冥飛而風  
生尺蠖動而成響若乃日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  
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宇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  
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葦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籟  
俯採朝蘭愬惠風於蘅蕩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  
戲中沚潛鯁駭驚翰起沈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  
之表出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權隨風弭楫乘波吹  
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  
乘鷁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戚遊以卒  
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  
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

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  
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  
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驪驪屯羽隊於外  
林縱飛翼於中荒爾乃張脩畏布飛羅凌黃岑挂青巒  
畫長壑以爲隈帶流谿以爲關旣乃內無疏蹊外無漏  
跡叩鉦散校舉麾替獲殼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翾  
連騎競駑駘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飛形  
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  
圓文之研班題之縱鼓鬣風生怒日電睽口齧霜刃足  
撥飛鋒顛林蹶石扣拔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育逞伎

賊封豨攢馮豕拉虺旛挫解馳鉤爪摧踞牙擺瀾漫狼  
籍傾榛倒壑隕齒挂山僵踣掩澤藪爲毛林隰爲丹薄  
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  
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驪酒駕方軒千鐘電醕萬燧星繁  
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畋  
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  
羊頭鑠鉞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  
炭禪器化成陽文陰漫旣乃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如  
散電質如耀雪霜鏗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



闕指鄭則三軍白首摩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龍  
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  
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  
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  
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  
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罔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  
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  
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川受精皎月時矚黑照玄綵  
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  
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虬螭  
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  
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  
再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隔適汗漫之所不遊躡章  
亥之所未跡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  
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  
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  
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  
庖丁揮刀味重九滂和兼芍藥晨晷露鵠霜鷄黃雀圓  
案呈亂方文華錯封熊之蹠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殘  
象白靈川之龜萊黃之鮐丹穴之鸚玄豹之胎燁以秋

橙酷以春梅接以商王之著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  
出自九谿頰尾丹腮紫翼青鬢爾乃命支離飛霜鏢紅  
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  
足擬其薄繁肴既闕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榛析  
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  
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  
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  
告捷斯人神之所欣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強起  
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  
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  
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  
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  
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  
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  
德以詩教清乎雲宮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  
函夏謐靜丹寘投鋒青微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  
於昆吾之鼎羣萌反素時人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陸  
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蕩  
蕩玄髻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  
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輪軒地未被乎正朔莫

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蛟感惠無思不服苑戲  
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有  
龍遊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義懷靡內  
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  
靈蔡措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  
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蓋理  
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  
誘我以聾耳之樂栖我鄙家之屋田遊馳蕩利刃駿足  
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  
風載躡時聖道醇舉實爲秋擣藻爲春下有可封之人

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爲工未嘉初  
復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  
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  
侍郎祕書監荀崧舉亢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爲  
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律歷志

史臣曰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  
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  
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  
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蹟潘著哀詞貫

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  
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  
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  
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  
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  
裁箴懸乘輿之鑿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鑲石之  
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爲名流之所挹  
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摘光王府棣萼相輝泊乎二陸  
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縟彩彫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實舍  
章藻思抑揚趨權冒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夙聞詞令  
載協飛芳棣華增映

晉書卷五十五

晉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江統 子彰 序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為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

萬曆二十四年刊

晉書卷五十六

列傳

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徒戎論其辭曰夫  
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夏荒春秋之義內  
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  
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  
與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叙其性氣貪  
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  
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  
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  
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  
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  
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  
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  
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  
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  
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  
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  
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  
周襄公嬰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  
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

宋陵虐刑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  
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  
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  
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  
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  
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  
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  
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  
西都荒毀百姓流亡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  
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  
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末初  
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  
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  
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安兵興尸畏師前後相繼諸戎遂  
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軼關侵及河內及遣  
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  
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  
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  
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  
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徂忒終於覆敗段熲臨衝

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  
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  
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  
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  
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  
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  
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爲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  
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  
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  
不與華同而因其衰獎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  
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  
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  
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  
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  
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  
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  
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  
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  
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末乂之規縱有  
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爲寇暴



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  
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  
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  
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  
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戮悔惡  
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  
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  
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  
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  
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  
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  
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  
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  
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  
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  
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  
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  
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之  
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  
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

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予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蹙舉之小勞而忘未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人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矣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秦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

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  
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  
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  
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  
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業  
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  
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  
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土庶之富豈須夷虜  
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  
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德施末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  
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  
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  
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  
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  
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  
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  
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  
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  
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

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為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為比體例既全於義為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獻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

範令軌末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  
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  
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  
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冑以篳路藍縷用  
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  
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  
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  
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  
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  
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蟠豹胎酒池肉林諸  
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桶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  
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  
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  
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  
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  
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  
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  
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  
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  
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

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  
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  
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  
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  
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  
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  
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  
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  
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  
相放莫以爲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  
子雞麩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明其五曰竊見禁土令  
不得繕脩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旣違典彝舊義且  
以拘孿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  
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  
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連都官從事悉  
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  
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  
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  
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謚語洛陽令曹攄由  
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叙哀爲世所重後爲博

士尚書郎叅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將敗統劾諫  
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  
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  
去職服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  
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  
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  
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  
時以爲知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  
嘉四年避難奔于成臯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  
後二子彪惇

彪字思玄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爲叅軍復  
爲州別駕辟司空郗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爲司馬轉  
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爲長史冰薨庾翼以  
爲諮議叅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于瓚作難彪討  
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  
和中代桓景爲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  
代王彪之爲尚書僕射哀帝卽位疑周貴人名號所宜  
彪議見禮志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躬自籍田彪並  
以爲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  
爲僕射積年簡文帝爲相每訪政事彪多所補益轉護

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子斂歷琅邪內史驃騎諮議  
斂子恒元熙中爲西中郎長史恒弟夷尚書  
惇字思俊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  
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  
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  
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  
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爲兗州治中又辟大尉掾康帝  
爲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儒林叅軍徵拜博  
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  
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  
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  
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

子衆

洵

纂

纂子統

統弟縛

孫楚字子荆大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  
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  
年四十餘始叅鎮東軍事文帝遣符邵孫郁使吳將軍  
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  
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  
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旣記其成敗  
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



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  
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  
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  
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剋寧區夏協建  
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  
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  
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  
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  
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以  
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輾轢沙

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  
守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收  
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  
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帑矢曠世不羈應化而  
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擾  
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固  
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東  
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  
太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  
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

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畧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  
凌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  
成都自潰曜兵劔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十  
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  
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號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  
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附願爲臣妾外失輜車  
脣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  
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爲疆殊不知物有興亡則  
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又盈朝武臣猛將折  
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白項  
國家整脩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  
鑿剡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  
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便  
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  
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  
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錫追慕南越嬰  
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未爲魏藩豐  
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  
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  
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正輿整

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流龍游曜路歌吹盃耳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  
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  
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  
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愈附  
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等  
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叅石苞驃騎軍事  
楚旣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楫曰天子命我叅  
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矣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  
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

亦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  
年初叅軍不敬府主楚旣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  
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叅軍轉梁令遷衛將  
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  
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  
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旣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  
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  
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  
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  
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

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  
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  
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  
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  
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初楚  
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  
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自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  
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  
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  
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

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  
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  
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  
時以爲不<sub>在</sub>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  
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  
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  
令卒子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  
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

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  
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  
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  
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未  
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  
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  
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  
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  
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大台山賦辭  
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  
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  
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  
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  
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爲  
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  
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  
未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  
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  
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  
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

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  
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  
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  
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  
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  
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  
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  
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  
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  
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  
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未無依  
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  
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  
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  
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  
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  
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  
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及舊之樂除而趣死  
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

踈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  
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  
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  
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  
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  
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  
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  
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  
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  
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  
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  
旣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  
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  
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  
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  
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  
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  
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  
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  
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

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  
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  
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  
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  
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  
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  
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  
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  
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  
至中軍參軍早亡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爲其冠  
徒戎之論寔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  
言見尸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徙冒禁  
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虧位隆端右竭誠獻替  
惇遺忽榮利聿脩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  
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貽皓  
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奔違遜讓  
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  
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  
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偕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



雅而已哉

贊曰應元蹈義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孫貽擯辱彰統昆弟江左馳聲彬彬藻思綽冠羣英

晉書卷五十六終

晉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羅憲 兄子尚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

萬曆二十四年刊

晉書卷五十七

列傳

一

介然皓志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  
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  
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  
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  
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  
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  
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  
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  
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  
或勸南出犍犍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  
姓所仰旣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  
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  
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  
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卒  
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諡曰烈初  
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  
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  
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  
守兄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犍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

屬文荊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爲參軍並委任之太  
康末爲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  
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  
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  
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  
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  
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  
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  
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諸爲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  
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僞降因出密宣告於外尅日俱擊  
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都於郾城尚  
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尅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滕脩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孫  
皓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  
部曲督郭馬等爲亂皓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以  
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  
尅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  
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  
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

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諡曰聲脩之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縶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勲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關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諡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諡曰忠並子舍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諡曰戴舍弟子遜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翟遼所執死之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兗州

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羗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勞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

或謂已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  
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  
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  
到武威虜大人裒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  
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  
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  
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珣駁曰前精  
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剋西  
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  
乃從珣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

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  
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  
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  
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  
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  
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  
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羣不宜服戎於是徵隆  
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  
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攻長  
沙王乂以咸爲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爲乂將王

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軍假節頓軍硤北爲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

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旣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謚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

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仕至涼州刺史  
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玄爲將伐蜀鍾會之  
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卒先  
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爲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  
斛堆爲虜所圍無援遇害

###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  
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資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察  
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旣苦遠役咸思  
爲亂郡吏呂興殺資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  
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  
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  
監軍霍弋又遣犍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  
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  
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  
爲監軍薛珣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  
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珣怒謂璜曰若自  
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  
不相順故致敗耳珣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  
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



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趾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輜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璜遂陷交趾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吳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旣爲毛吳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旣降允求復讎璜不許吳密謀襲璜事覺收吳呵曰晉賊吳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吳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旣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

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  
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  
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爲皓所殺幹  
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  
稷爲交州刺史毛炅爲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卽贈  
稷交州炅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  
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  
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  
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  
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  
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中  
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旣降晉  
手書遣璜息融初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  
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旣平  
晉滅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  
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  
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  
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  
寇逆攻破郡縣殺害吏臣以虺鴛昔爲故國所採偏戍  
在南十長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

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  
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  
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  
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  
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  
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  
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  
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  
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  
其罪豐改授方任去辱卽寵拭目更視堦念投命以報  
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  
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  
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  
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  
蠲除自十月訖二日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  
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  
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  
員外散騎常侍顧秘代彥秘卒州人逼秘子叅領州事  
叅尋卒叅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  
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

壽禽之付壽母令鳩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  
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  
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  
軍荊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  
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  
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爲韓晃所殺追贈廬江  
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  
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珣  
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  
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  
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  
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  
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  
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  
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  
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乃退  
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帝嘗從容  
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

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  
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  
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  
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  
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  
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  
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  
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爲順陽內史彥清身率  
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  
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

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  
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  
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  
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  
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  
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  
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  
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  
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  
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

靖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顥所擒顥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顥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

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于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剋復之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旣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械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剋光乞師於氏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

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劔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  
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  
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二子吳邁吳少辟太宰掾  
邁多才畧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  
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其遺衆還據魏興其後  
義陽太守任愔爲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陽太守應詹  
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  
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  
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 趙誘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郗  
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  
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冏所討進退有疑會  
羣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崩病今義兵颺起  
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  
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  
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  
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裒等諫隆若無所  
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  
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爲叅軍加廣武將



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湘太興  
初復與卓攻弢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  
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  
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旣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荊楚所  
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  
史謚曰敬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爲晉王下令贈新昌太  
守龔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胤請從行訪憚  
曾之彊欲先以胤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胤多梟首  
級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胤殺宗於是王導  
庾亮並倚杖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  
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服出嶺嶠而揚  
麾屬鼎命淪胥木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  
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興之智勇玄威之武藝滅醜  
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磴北審揚欣之必敗譏楊駿之速  
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昺屈其深謀陸抗奇其茂略  
薪櫓之任清規自遠鼙鼓之臣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  
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  
俱斃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興玄

威操履無違愚墳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絕彥材雄傑  
潛師襲董觀兵歎薛惟趙與張神畧多方作尉北地立  
功西湘

晉書卷五十七終

